

兽医

李拴伍



沙漠之光 张成林 摄

喝西北风了。

爹的手艺兽医站人不看好,但常常把兽医站人说的大病,几副药或是用土办法就解决了。乡亲们背后曾说兽医站的人:“背个药箱,装得像个神医,连老汉的土方都不如。”兽医站有个人曾想跟爹学手艺,爹问:“你上山采过药、抓过白花蛇吗?你晚上能出诊吗?我可都是土办法。”那人再没来我家。

二组张叔,在生产队饲养室喂牲口多年,非要让他家豁豁娃跟爹学手艺。爹说:“送国家办的学校吧,我这手艺土,连我的孙子都不学,还有这活有危险和责任。”

张叔说的豁豁娃,是张叔在路上捡回的一个弃婴,是个兔娃唇,我们那儿叫豁豁娃。张叔说:“他李叔,这娃长得瘦小,让他跟着你学个手艺,将来有口饭吃就行,我把这娃看得和

我亲生的一样。”爹想了两天答应了。

爹将牛房收拾了一下,盘了一个炕,豁豁娃就落在了我家。一向脾气好的爹,突然约法三章,孩子们吃啥豁豁娃就吃啥,不准我那些猴急的孩子欺负豁豁娃。张叔家里娃也多,给豁豁娃的生活费少之又少。老婆虽是个好媳妇,但对家里多了一个外姓人很有意见,她不敢对爹说什么,却时常对我唠叨,“你看你怎么把你那一群儿子养大?”“没人学就算了,爹老了老了还收了徒弟。”老婆这些话像石头一样每次都砸得我心痛。

分产到户两年后,我的工资从38.5元调到了54元,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,家里的负担更重了,爹给孩子们花的钱似乎越来越少。有一次吃饭,我家老三将豁豁娃打了一顿,那次,爹提起烧炕棍将老三的腿都打瘸了。豁豁娃跑回张叔家近半月,又被爹叫了回来。爹对豁豁娃说:“你现在学的是半拉子,像碌碡拉半坡了,加把劲就上去,不鼓劲就掉沟底了,等于没学。”那次事后,爹让我将老三老四带到学校跟着我上学。

豁豁娃跟了爹三年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,爹叫来了张叔和我,我们仨开了个秘密会。爹说,豁豁娃人灵着,要送市上的兽医学校再去学习。说着爹拿出了攒的一千元,那可是我近二年的工资,爹让张叔先给娃娃治嘴,然后送市上学习。爹的做法像给家里投了一枚炸弹,惊得我给老婆和孩子啥都没敢说。

那年,爹走后,豁豁娃成了我们村附近有名的小兽医。

曾经想在春暖花开烂漫时,也想在青荷盈夏的雅韵里,更想在落雪无痕的沉寂里,淡妆素面与西塘邂逅。初恋已然不再,可否在日已向晚月未出阁时刻,听一听,看一看,桨声灯影里跫音亘古的西塘。

天高云淡、石瘦水薄的九月,踏着浅浅秋韵,我和朋友到了西塘。时值正午,游人摩肩接踵。

走进西塘,走在简约的青石板路,巷弄迂回,牵肠挂肚般。水乡江南的西塘,婉约如词,静谧如月,史痕古韵深入浅出,缱绻絮语,声声慢。

拥挤的青石板路,人流如潮,一波一波涌动,金发碧眼者比比皆是。两边竖着店招牌,张开双臂,触手可及。门楣低矮,商品映满眼帘。驻足而视,店铺都有一个盛唐女人样的名字。“西塘在等你”“西塘印象”“半朵红莲”“红妆”“伍唐”“穿越”等等,与月与诗与爱情,携手穿越时光婉约而至。

宅弄,是西塘的史诗。一条青石板路,被长长的古壁木窗黑瓦檐羞答答地遮着,两肩挑着低矮的长街。一面前街后水,直通河水的弄曰水弄。穿过水弄,廊台临河,篷船轻摇,秋水盈天。另一面前街后宅,穿过座座老宅厅堂之侧的弄曰陪弄。每一个巷弄口都挂满袖珍招牌,有揽客者轻轻地问:“住店不?”

计家弄、石皮弄、倪家老宅、瓦当博物馆、纽扣博物馆……进进出出,最醒目的还是宅弄,以及与宅弄密切相连的古壁青砖黑瓦檐。摸一摸,嗅一嗅,俱是历史深层渗出的况味。立身弄里,仰望古檐黑瓦之上的一线天,史诗般的穿越感飘荡在眼眸里。

初遇西塘

黄明珠

石皮弄,因脚下的青石板只有3厘米的厚度而得名。它的最宽处1.1米,最窄处只有0.8米,一个只够扁担换肩的小弄,却能穿越历史,能容纳如梭的人潮。由此,西塘的热情奔向了远方,西塘的月亮却留在了桨声灯影里。

瓦当博物馆,颠覆着我的孤陋寡闻。一坯泥土煅烧出的瓦片,竟然有王公贵族九五之尊,有三教九流荣华富贵等级之分。一座宅子是主人的名片,从古壁门楣到砖墙瓦檐,精心设计具是大匠工心。瓦当一片,把人文道教与佛语神学,把人类的敬畏与图腾,囊括一世界,让人类的文明与建筑融合一体得以传承。

西塘的白天是吝啬的,它的夜才是慷慨的,来西塘不看西塘的夜等于白来。导游的三言两语,堪似走马观花,为了约定的西塘夜色,剩下的时间里,我与朋友像两尾鱼儿游弋在人潮里。

秋风飒爽,青荷微倦,西塘素妆淡抹。环秀桥下的河,被乌篷船犁出浅浅的浪花。环秀桥上,游客你下我上,镜头里尽是江南水乡传奇。西街的黑瓦古檐高低错落,犹如女人披着的长发与黑丝巾,飘逸洒脱,浑然天成。街东1300米的廊棚直临河埠,是西塘最别样的繁华,廊棚下,只见匆匆的脚步,不闻店铺兜揽的声息,

摁下镜头才知道,天上的太阳水中的月亮,依然是远古的模样。

李白的桃花潭水,白居易的犹抱琵琶半遮面,李清照的声声慢,俞平伯的桨声灯影……已然飘逝余音还在。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西塘如一幅画,笔墨点点横空旷古。“春秋的水,唐宋的镇,明清的建筑,现代的人。”这是西塘在这一马平川的土地上,从历史钩沉里,遗留千秋护荫子孙的福祉。

乘坐着乌篷船,摇橹轻荡,微风拂面。秋阳西斜,西街水弄口安静得只有酒肆瓦檐上的大红灯笼在招摇,而东街烟雨长廊里,人越来越多。船过环秀桥时,拱洞两侧的对联“船从碧玉环中过,人步彩虹带上行”给西塘平添着诗意。秋之斜阳,将黑瓦檐将桥将廊棚将行人涂抹于水中,烟墨泼洒已然极致。船行一路,我们看尽两岸的景,而自己亦做了桥上人眼里的景。

下了船,漫步于烟雨长廊,廊棚里,一架架横梁支柱,微尘岁痕同在。不管它有着怎样的诉说,而今皆是历史的声音,过客匆匆,倾听着古老的呼唤去向远方。

边走边看,新采的青嫩莲蓬,青花瓷样的酒水,音律婉约的乐器,窈窕淑女样的围巾,琳琅满目。在一块

“红妆”的店牌下,我们看到一行字:做个好看的女人!创意妙趣。女人,无论你在哪个年龄哪个位置,都要把自己装扮得好看些。可是,除了打扮,女人还要学会读书,学会工作,在成长中提升自己。内在美,才是女人不败的气度。

华灯初上,是西塘最美的时刻。或远或近的街灯,在夜幕四合的同时次第开放,立在桥上环顾四周,那古壁木窗黑瓦楼栏,那烟雨长廊及不息的人流,那埠头的步步石阶,那或泊或行的乌篷船,那繁茂历世的枝叶,一并被光影糅合成西塘夜色的魂灵。

西塘的夜,美得温婉美得古色古香,美得看一眼听一声便已沉醉。西塘的夜是慷慨的,如一个丰满耐看的女人,在夜色霓虹里衣衫滑落尽显姿色,任你在暗处用眼镜镜头去读懂她心灵深处的震颤。

西塘,是一部经典诗词,无论打开还是合上,相遇还是不遇,她依然在静静地等待着。

